

集五第刊叢本剝 編主境男孔

：金全錫

賭徒別傳



行印局書界世世

賭徒別傳

五幕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五集
賭徒別傳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錫 金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獻給艱苦地堅持着自己的工作的芳信

第一集

重釵狂妻楚金喜圓滿沉書	三七稱清綠花晚銀李夢書	
見頭歡之霸絲相謊庭箱	千字心宮窗信星太哀京華名	
光明鳳夜王雀逢記芳名	金頭意怨淚風夢曰孔文顯者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楊思
鄧昭暉	姚克	周白
姚克	李健吾	石華父
周貽白	朱端鈞	方君逸
李健吾	方君逸	孔另境
朱端鈞	孔另境	作者
方君逸	作者	

第二集

第三集

野愛弄銀眼賺雁花鳳書	新藍富鐘闔陽風孔離春書	
火真海兒上來弄還	天貴樓第關流雀恨秋名	
花戀成桑媚記子紅影巢	婦使雲人臨疊債屏天怨者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魯思	魯思	魯思
楊思	袁牧之	洪白
姚克	袁牧之	周貽白
胡導	袁牧之	李健吾
吳仞之	袁牧之	石華父
佐臨	袁牧之	方君逸
石華父	袁牧之	孔另境
方君逸	袁牧之	作者
孔另境	袁牧之	
作者	袁牧之	

第四集

第五集

八仙外傳	甜姐兒	賭徒別傳	丈夫	潘巧雲	美人計	連環計	荒島英雄	紅豆曲	蠱惑	書名	作者
顧仲彝	魏于潛	錫金	鄧昭暉	黃鶴	姚克	周貽白	佐臨	方君逸	孔另境		

世界書局發行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時

一個秋天的下午。

地

上海，皇家飯店的游廊。

人

陶克勤——二十八歲。家庭教師。

葉安慈——二十七歲。祁駿佳的表姊，大學畢業生，一個孤女，依祁家長成，未嫁。私戀着她的表弟祁駿佳。

呂成德——三十二歲。英國留學生，現爲大學教授。原先曾和葉安慈同學，曾沉默地追求過她多年，至今未渝。

平步瀛——五十左右。社會聞人。原籍寧波，雖旅滬多年，依然不脫他的鄉音。

其他仕女五人及侍役一人。

景

這游廊是從大廳通到花園的一處游憩之所，像皇家飯店所有的處所一樣，建築得十分瑣皇闊麗。陳設着一些桌椅，備有飲料，供人憩坐。在白石的庭柱和欄杆中，有一處缺口，那裏是走到花園裏去的石階。

花刺裏 樹林爲游廊張好一片綠蔭。

下午到游廊上來，坐的人並不多。在一端，有一張桌子是坐滿的。是兩位中年紳士和三位美麗的年青女客。從她們的服飾和舉止上，我們很難辨別她們究竟是屬於何等樣身份的女人。因為，那些流行的時裝和輕狂的舉止，早把有些閨閣淑女和舞女歌娃都統一起來了。他們大家正興高采烈地談笑着。而在那一端，却有一個穿着黑色西服的男子，獨佔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咖啡。他打開一張英文報紙，讀着，遮住了臉；從報紙後面，不時有一縷縷白色的煙騰起來。祇要他放下報紙時，我們便可以看到他他是呂威德。

男甲 喂，老韓，你看今天的行市是看大還是看小。

男乙 今天難說得很。你看呢？

男甲 我看今天大概是看大的份子多。

男乙 不見得，銀根緊得很。

女甲 哎，怎麼你們一天到晚都是行市看大看小煩死了。

女乙 我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傻瓜！現在的生意有什麼做頭？還是像我的樣子好：你瞧，我這雙皮鞋，現在值多少了？你們猜猜看，我去年買牠的時候多少錢？

女丙 哎，你不要說了。（向女甲）你看見我的那幾件皮大衣沒有，我去年買了六件皮大衣，今年賣掉一件，那五件都是賺出來穿的。

男乙 哎，誰要是都做你們那樣的生意就好。本錢又不用自己的，又不用等着周轉。

男甲 我看是看大，你知道今天的消息不？

男乙 我知道，那不過是謠言。

男甲 不管是消息還是謠言，市面總有些影響的。

男乙 不見得，這謠言現在對於上海人的神經已經不夠刺激了。

女甲 哎，你們怎麼的？老是什麼市面，消息，謠言，看大，看小地煩死人。你們再要這樣的談下去，我們可要走了。

男乙（笑）噢，真的，讓我去打一個電話，叫他們割了，馬上就來和你們談天。

（站起來，欲走下。）

男甲 喂，請你關照老沈，把我的也割了。

（男乙下。）

男甲 噯，上海，就是這麼一個上海！每天都在這樣看大看小的兜圈子！上海灘，上海坍，就是上海坍了，上海的人也全不管，上海人有句俗話，叫做「死人勿關。」我也勿關！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雲小姐罷，雲小姐今天更漂亮了。

女甲 吓，你胡說！

男甲 真的，這完全是真話。我們的雲小姐真漂亮得要人的命。

女甲 不許你胡說，你就說不出好話來。

男甲 天知道，這完全是真話！一個雲小姐，已經夠要一個人的命了。可是還有玲小姐，還有瑾小姐，一個人的命簡直不夠分配。

女乙 你瞧，快嚙掉你的舌頭。

女丙 誰要你的命？你的命還是好好的收着罷！

男甲 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事情，誰要是遇見了你們，誰就一定要喪魂落魄，這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女甲 討厭！

（大概是擰了他一下，男甲叫起來。男乙上。）

男乙 電話打不通。我剛遇見了老馬，他正要到市場裏去，我請他關照老沈了。

男甲 就這樣罷。

男乙 噯，我剛在電話室旁邊看見一個女人，漂亮極了。

女乙 哎，你看，他也來了。

男乙 真的，真漂亮，她的眼睛像我們的玲小姐，她的鼻子像我們的瑾小姐，她的嘴唇像我們的雲小姐的嘴唇。

男甲 噯！上海的人材真多！到處都是美人兒。

男乙 所以上海到底是一個好上海！

男甲 唉，這許多天仙似的美人兒，真不知道是從那兒給鑽出來的！

男乙 胡說！胡說！怎麼天仙似的美人兒，說是鑽出來的？唐突美人！唐突美人！

男甲 不是唐突美人，這是認真話。昨天你們不會看見麼？一大陣子人從那樓梯上下來，高高興興，大概是到那兒去玩兒去。我看見裏面有一個美人端端靜靜的走下來，美極了！她的身材長得那麼苗條，走得那麼沉靜，好像她走過時花園裏的風都要為她停下來似的，但是，停了風也不妨事，因為有她在那兒，就覺得自然的有一陣清涼了。她就像是早晨這花園裏的帶露的花，那露水沾在花瓣上，這麼圓，這麼透明，這麼一抖一抖地要抖下來……

男乙 嚇，看他要作詩了，想不到你倒是一位詩人！

男甲 不，慢着，詩人是什麼東西，詩人是什麼東西！牠不會抖下來的，就那麼抖着，真要人的命！但是，別忙，一個更美的美人兒鑽出來了，她在她的後面鑽出來的，我正望着那朵帶露的花的花瓣上的滾圓的露珠兒一抖一抖的要命地抖，忽然，從她的後面，又鑽出一朵花來。這是一朵秋海棠，不，紅玫瑰，不大麗花，不是那種在兆豐花園種在地上一朵朵像杯子一樣的花……

女乙 鬱金香。

男甲 是的，鬱金香，不，牡丹和芍藥……

男乙 你說罷，別去想那些花名字了。有許多好看的花，我們都說不出名字來的。

男甲 花兒匠才說得出花的名字，我們不要說花的名字。我們祇會看，而那美人兒比到什麼花都還要好看！那麼富麗，那麼華貴，那麼嬌美，那麼鮮艷，那麼……唉，我看得祇好嘆氣了，誰這麼好福氣呀，能走在她們一起，能把她們供養起來。我真不願意做人，我願意做花盆的架子，我願意做花盆，我願意做花盆裏的泥土。

女甲 看你說得多好聽！

男甲 真的，這是真話。那羣人裏面我瞧見了一個少年公子，就趕在她的周圍那麼像花盆，不，花的屏風似的擁戴着她，走出去了，上了馬車，一共載滿了兩馬車的人，就那麼走了，遠了，看不見了。看不見了。

男乙 你說的他們麼？那麼有什麼不知道從那兒鑽出來的呢？我告訴你，他們是從二樓的二百另四號房間裏鑽出來的。那前面的一朵，是在二百零五號裏鑽出來的。

女丙 你知道得這麼清楚！我告訴你，我認得那二百另四號裏的後面的一朵花，這是大名鼎鼎的交際花，貝聿瑤小姐。你們看得那麼猴急，我倒可以爲你們介紹一下。我們從前在宴會上會過好幾次的。

女乙 不行不行，現在她不比從前了，從前她隨便得多，現在却快要和那位大少爺結婚了。

男甲 那位大少爺是誰？

女乙 他麼？他是從前什麼省的督辦那將軍的大少爺，那位將軍下野以後，便買了田地搬到蘇州來

住家了。建了蘇州城裏最大的大宅子。那花園造得比拙政園，留園還要大，還要講究。將軍死了以後，家產就歸老太太一手掌理。現在快七十歲了。聽說這位大少爺不是老太太親生的，是姨太太生的。老太太祇生了一個小姐，早死了。那位大少爺名叫祁駿佳，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都是另外的姨太太生的，年紀還很小，都住在這裏。聽說他們是因為這次戰事，搬到上海來避一避的。

女甲 怎麼住旅館？

女乙 聽說最初是找不到適當的房子，在這裏住了下來，後來大少爺要和貝小姐結婚，也要這樣一個排場。

男甲 這排場倒很不容易。

女乙 誰說不是？你就看看他們每天這麼多人，出出進進，東玩西玩每天的排場，就夠驚人的了。

男乙 那大少爺一定很有錢。

男甲 這是當然的。一個大資本公司，我們還可以從他的企業的大小來估計他的財產，至於像這種軍閥，他的財產簡直是無從估計的。

女乙 也不見得，聽說這位大少爺握不到經濟權，經濟權都還在老太太手裏。

女丙 那麼，這位貝聿瑤小姐怎麼肯嫁給他的。

女乙 （笑）爲了愛情呀！

女丙 爲了愛情？有這樣的話麼？我昨天還看見他們的一個像家庭教師的，吃飯的時候，到賬房間去

兌五萬塊錢的支票。

女乙 對了，就是大少爺握不到經濟權，可是經濟權總要落到他手裏去的。二少爺和兩位小姐都還小，老太太年紀大了，聽說病得快死了。誰不願意放點蘇衣債給他？

男甲 那麼，這一位如花似玉的貝聿瑤小姐的嫁給祁駿佳大少爺，也是放的蘇衣債了。

女丙 你說得真難聽！

男乙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女乙 這事情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凡到這皇家飯店裏來的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的。就像昨天

女丙 別說，有他們的人來了。

（大家沉靜了一下，都回頭望着那人口處。在一旁看着報的呂成德也放下了手中的英文報紙，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好像他原來也是在那兒聽着那邊的談話的。這時，陶克勤走了進來，他是一個狀貌端莊的青年，似乎有很深的心事。一直走到石階邊，站住了，向着花園的兩面觀望。女乙向男中附耳說了些什麼話。男甲點頭，望了望陶克勤。陶克勤似乎覺得有人在望他，回頭望了他們一眼，男甲却把眼光若無其事的回到別處去了。陶克勤走到那靠近呂成德一邊的空位子上拉開了一張椅子，坐下了。侍役走來低聲地問了他要什麼。他回答了。一邊呂成德却看了看他的掛錶，站起來招呼侍役收拾桌子開賬單，並且向陶克勤走了過來。）

呂成德（含笑地招呼陶克勤）幸會，幸會！

陶克勤（站起來和他握手）啊，想不到在這裏又遇見了你。

呂成德 不是麼，我們好像常常遇到。在這裏又遇到了。（他手裏雖握着自己的煙斗，卻從衣袋裏掏出紙煙匣來敬一支給陶克勤。）

陶克勤 不，謝謝，我不會抽煙，好像閣下也住在這裏。

呂成德 不，我最近常常來坐坐。

陶克勤 不再坐一會兒麼？

呂成德 不，有點事，等帳單來就預備走了。

陶克勤（想不出什麼話來應酬）閣下是常來的？

呂成德 常來，因此我們也常常見面，好像大家很熟了，就是一個沒有交談過的朋友似的，總得要有一

天談一談話。

陶克勤 這裏的地方還……

呂成德 我是常常來看一個人的。

陶克勤 噢，常常？

呂成德 是的，看一位小姐。

陶克勤（向四面望了一望）噢，是的。

呂成德 因此我們倒常常見面了。